

告 讀 者

讀者同志們：

为了帮助大家能够了解一些生动具体的階級斗争的历史，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，树立坚定的階級观点，以增强在现实階級斗争中明辨是非的能力，我社要陸續編輯出版一些屯史、家史、社史、厂史的回忆材料。

看一看这些血泪的回忆，了解了解老一代（老工人、老貧雇农、老下中农、老共产党员、老革命干部）在旧社会的经历，看看父兄們是怎样从旧社会的苦海里挣扎征战出来的，这对于我們提高思想有很大好处。他們是階級斗争的活的見証人，他們所写的和講述的回忆材料，是階級教育的活教材。

在反动階級統治的旧社会里，那些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地主、資本家們，残酷地剝削和压榨工农群众的血汗，催租逼債、搶男霸女，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逼得劳动人民挨餓受冻、行乞討飯、妻离子散、

家破人亡。我們的老一代，在忍无可忍的情況下，同反动階級進行了你死我活的革命鬥爭。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打倒了萬惡的反動統治階級，當了國家的主人。

在社會主義社會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，有很多人不知道舊社會的黑暗，沒有親身經歷過嚴酷的階級鬥爭，不懂得革命勝利果實來之不易；也有很多人還沒有真正懂得什麼叫階級、什麼叫壓迫、什麼叫剝削、什麼叫革命。因此，對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階級鬥爭，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，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必要的思想準備。通過這些回憶材料，可以獲得大量有血有肉的階級鬥爭的感性知識。對於青年人來說，看一看這些回憶材料，又有其更加重要的意義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统一书号：3091·141

定 价：一 角

目 次

解放了的“祥林嫂”	1
苦尽甜来	12
一个妇女的经历	22

解放了的“祥林嫂”

——記陆桂荣老大娘的翻身史

孙 华

場內靜悄悄的。

陆桂荣老大娘一字一泪地訴說着她在旧社会三十六年的悲惨遭遇。有的人为她洒下同情的眼泪，有的人咬紧牙根，从紧蹙着的眉宇間，流露出对罪恶的旧社会的无比仇恨。

看过电影《祝福》的人，都对祥林嫂在統治阶级迫害下的悲惨遭遇，无限同情。然而，在旧社会象祥林嫂那样被逼得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的人何止万千！从陆大娘悲苦的身世里，人們又看到了祥林嫂的影子……

悲惨的童年

陆大娘，老家住在撫順附近的四道河子。在她很小的时候，全家五口人租种着地主的几亩山坡地，起早貪黑，拚命忙到秋，最終还是得向地主家借粮吃。春借一石，秋还一石五斗，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債台

高筑，压得她全家喘不过气来。

她刚刚五岁那年，逼债的人，天天气汹汹地找上门来，实在无奈，父亲一狠心，把她卖给老崔家做童养媳。五岁的孩子，虽然不懂什么叫童养媳，但是，她却懂得用她卖钱不是好事情，便扯着妈妈的衣襟，哇哇痛哭：“为啥要卖我……”母亲把她紧紧搂在怀里：“孩子，不是妈心狠，实在是活不了啦！”说着已泣不成声。

卖儿还债不清，賬戶照旧天天闖上門，逼得父亲逃难躲债。誰知父亲一去无音信，一場大祸又临头。她被卖不到半年，老崔家的男孩子死了，老公公給家捎信去說：“姑娘死了連根烂，小子死了还一半。得給我退回六十块錢！”就这样，旧债沒清，又添了新债！母亲只好領着她們姐三个四处討飯。

不幸又来临了！

飢餓和忧愁，使母亲得了伤寒病，姐三个也都传染上了。穷人在旧社会得病只有挺着死。她們連要飯的人都沒有了，哪还有力量治病？数九寒天，四面透风的屋子，牆上的白霜有半尺多厚。娘四个扯盖着一床开花被，姐姐躺在母亲左边，妹妹橫在母亲脚下，她躺在母亲的右边。娘几个发着高烧。唯有她是較輕的

一个，她支持着还能下地給媽和姐姐端上一碗凉水。

穷家孩子懂事早。这年她刚刚七岁，便支撑着带病的身子侍候媽媽。她点把火，用糠攪上凉水給媽媽熬“粥”喝，她哪知道什么叫开鍋，刚一冒气就端給病危的媽媽。可是，这猪食一样的米糠粥，怎能下咽啊！媽媽那双干癟的眼睛立时淌下眼泪，她也跟着哭起来。一天早晨，母亲呻吟着扯过她的小手，想要嘱咐什么，可是，还没有說上半句話，就閉上了眼睛。七岁的小姑娘，还以为母亲睡了，使用她冻得紅肿的小手，捂在母亲的肩膀上，越捂越凉，她还是傻守在母亲的身旁。

这时，外祖父赶来了，連叫了几声“老陆”沒有回声，慌张地掀被一看，天哪！一床被下竟死了娘三个！外祖父的眼泪刷刷淌，顫抖地把她抱起来：“可怜的孩子，你咋还在死人堆里磨磨呢！”这时，她才明白媽媽、姐姐和妹妹都死了，她趴在媽媽的尸体上，搖晃着，哭喊着：“媽媽，媽媽，你不能死啊！”

討飯生活

外祖父家，也一貧如洗，沒有力量收養她。本家有个伯父，虽然也缺吃少穿，但可怜她孤苦伶仃无去

处，就把她收下了。

十七岁那年，伯父给她找了婆家，用聘礼钱还清了欠老崔家的陈债。结婚时，她才算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一条棉裤。

婆家姓王，丈夫是个老实厚道的贫苦农民。她感到很幸福，再穷也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。

舒心的日子没过上几年，丈夫就因给地主披星戴月地扛活，累成伤痍。在那吃人的社会里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都养不起家，何况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呢！这时，他们已经有三个男孩了。为了活命，她只好领着七岁的大孩子，又象当年母亲领着她一样，踏上了乞讨的道路。

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她拖着怀孕的身子，领着大儿子艰难地爬上山坡，漫天大雪呼啸，进退无路，腹中又忽然绞痛起来。她对天呼喊：“天下这么大，怎么就没有穷人的一条生路啊！”她想，就这么几口人还顾不过来呢，再生一个可怎么活呀！她指着棵小树，悲痛欲绝地对儿子说：“咱娘俩死在这吧！活着遭这罪干啥？”儿子跪下哭着哀求：“妈妈，你不能死啊！扔下爸爸和两个弟弟谁管哪？”白茫茫的大雪，见不到行人影，娘俩哭着又往山下走去。

有錢人家添人进口是件大喜事，若是双胞胎，更是鷄魚米面，鼓乐喧天。可是，穷人家添人进口，却象多一块石头压在身上一样。她又生了一对兒子，不得不含着眼泪在月子里就送人一个。她坐的是什幺月子呀！丈夫带着病領着几个孩子从早走到晚，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只要回一小碟苞米面和一块大餅子。丈夫总是偷着流泪。无奈，她只好在月子里就領着孩子們去采野菜，吃的一个个肿得睜不开眼。

骨 肉 分 离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战争需要，实行残酷地并村政策。匪徒們把她家仅有的一間能遮遮风雨的破草房也烧掉了，一家人連个安身之处也沒有了。她丈夫病得起不来炕，就叫她領着孩子出去想活路。她不肯离开。丈夫就說：“你不走，也在这里等死呀？再說，咱們的孩子也得活呀！为了孩子，你就快走吧。若是实在顧不过来，你就把孩子送人！留下咱們王家的一条根就行啊！”她只好含着眼泪，离开了丈夫，带着四个兒子，从这村到那村流浪乞討。

几个孩子瘦得皮包骨，誰看見都怪可怜的，有的人就劝她說：“还不如把孩子給出去，保个活命。”她正

在猶豫，就圍上一幫人，有的願意要大的，也有的願意要小的，除了大兒子以外，三個兒子都有了主。要孩子的也都是困難人家，要老二的那家，給了十元錢；要老三的那家給了一雙小靴鞋；要老四的那家給了五斤苞米麵和一雙布袜子。

做母親的誰沒有這種體會：孩子們平時出門，還要拉着孩子的手，看了又看，囑咐又囑咐；可是，她的親生骨肉就這樣被不相識的人領走啦！她象個傻子似地坐在那里發呆，目送哪個兒子好呢！看看二兒子的背影，又看看三兒子驚慌的淚臉，剛會冒話的小兒子，不住嘴地喊着媽媽，哭得更揪心。孩子一個個走遠了，她摟住大兒子哭的死去活來。

有多少個夜晚她不能入睡啊！孩子的哭聲，總是響在耳邊，在夢中她還不斷地叫着孩子的小名。

又一次被賣

她流浪到撫順城里，又找到了自己的丈夫。滿以為把小兒子送了人，領着大孩子總可以找點活做做，不至於再要飯吃了，誰會想，連個洗衣服、看孩子的地方也找不到！僅僅剩下三口人，還得要着吃。日子過的一天比一天艱難，病着的丈夫實在不忍再拖累妻

子了，他暗地里不知咬了几次牙，流了几次泪，才偷偷地给妻子找了一个人家。一天，他含着眼泪对妻子说：“我对不起你，咱俩就算夫妻到头了。从你过门以后，跟我就没得着好，连累你跟我遭罪，好在你还给我留下一条根……”说着已经哭不成声了。晴天一声霹雷，她一下子惊得呆住了。好一阵子，才哭着拍打丈夫说：“要活活在一起，要死死在一块，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呀？”儿子也抱着妈的大腿哭喊：“妈，你可不能走啊！”接亲的车来了，她哭喊着不上车。接亲的人连拉带劝，老半天，才把她推上车，生离如同死别，她痛苦到了极点。下车的时候，她的衣袖都被泪水浸透了。

新去的这家男人叫陈永旺，是抚顺煤矿的井下工人，从三岁就没爹没妈，也是个穷苦人。这次是由于大伙帮忙，才花了六十元钱把她接过来。

来到陈家以后，知道王家已经花了陈家的钱，又想，剩他们爷俩日子也许还好过点，自己也不可能再往回跑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她的儿子要饭又要到她的门口来了，她吃惊地搂过儿子，哭着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还要饭哪？”那时候，穷人被逼得卖儿卖女，甚至卖掉自己妻子，可是仍然摆脱不了乞讨的生活。

到陈家的头几年还勉强可以糊口。可是，没过几

年，他們的生活又一年不如一年。在這個天下，農民那樣窮，工人又這樣苦，在撫順生活不了，搬到通化五道江，又從五道江搬到遼源市，還是吃上頓愁下頓。他們又有了五個孩子。她鷄叫就起來領大孩子揀煤核賣，老二和老三端着小盆去要飯，陳永旺起早貪黑，冒着生命危險下井干活。她常常想，這叫什麼世道呀！第一個丈夫有病不能干活，累的她要飯，賣兒賣女；第二個丈夫冒着生命危險，起早貪黑下井干活，也顧不了一家人的生活：“天哪！難道還要逼着我再去沿街乞討，賣兒賣女嗎？”

地獄換天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正在陸大娘面臨絕境的時候，生活終於揭開了新的一頁。一聲霹靂震散了滿天烏雲，遼源市解放了。陸大娘一家和全國苦難的人民一樣，見了晴天。是黨，沒有讓她象祥林嫂那樣死去，解放軍給她帶來了新生。

現在陸大娘住在一個普通的工人住宅里，兩間寬綽的房子，座落在綠樹圍繞的山坡上，燦爛的陽光從明淨的玻璃窗洒進來，滿屋生輝。一對紅油箱子上放着一個帶有日曆的新式座表，牆上挂着五、六張獎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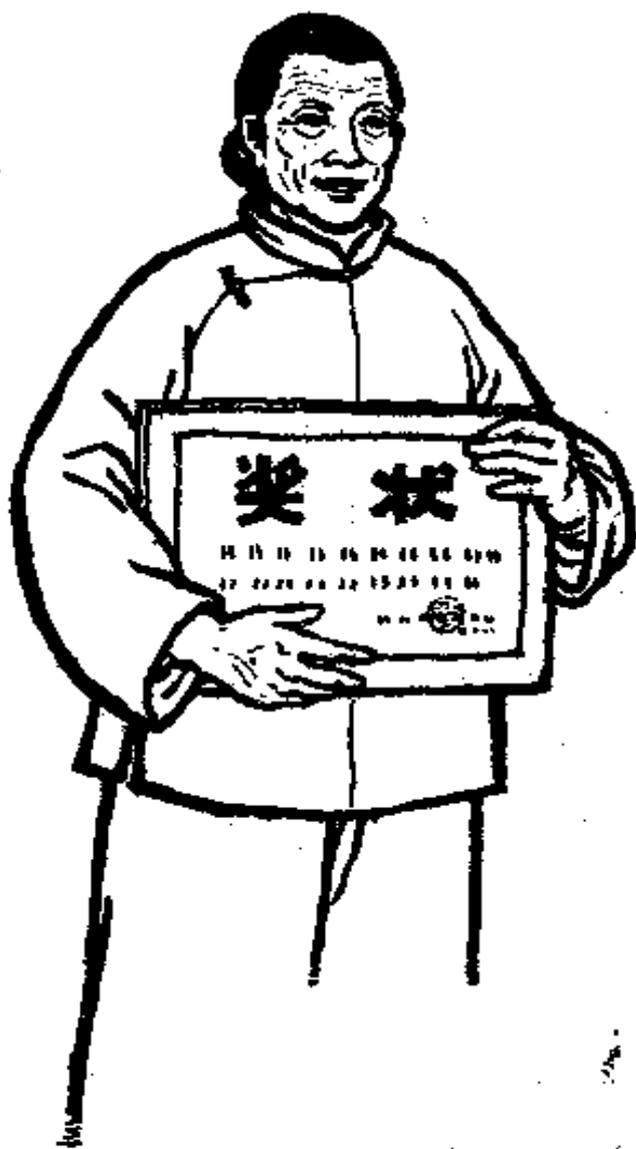
和帶有獎字的大鏡子。炕上的被垛快要頂了天棚。她常對人說：“在舊社會，象這樣的家，我連想都不敢想。沒有黨和毛主席，我們窮人哪能有今天！？”

這確是一個幸福和睦的新家庭。陳永旺老大爺，早已退休享受勞保，度着幸福的晚年。她的大兒子是共產黨員，現在是遼源市針織廠一車間的團支部書記；二女兒是遼源市西安礦小學少先隊的优秀輔導員，共青團員；四女兒在飯店當服務員；大女兒和三女兒都結了婚；三個小女兒正在小學讀書。陸大娘持家有方，從不曠花一分錢，家里月月有儲蓄。多次被評為勤儉持家積極分子和開展儲蓄積極分子。一九五三年，還出席過省勤儉持家積極分子大會。曾多次獲得獎品和獎狀。

不忘過去，熱愛今天

陸大娘對今天的生活一切如意，然而，心里終日掛念着舊社會從她身邊奪去的五個兒子。做母親的多么想看看這幾個兒子如今都長得什麼模樣啊！幸福的一天終於來了！一九五九年，她領着女兒到了撫順市，探望離別二十多年的兒子。大兒子王明才，也已經入了黨，在一個工廠里當保衛科長，三兒子在郊区公社當

社員。他們都結了婚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唯有二兒子，被賣出后病死了，两个小兒子至今还没有下落。陆大娘热泪盈眶，拉住两个兒子的手說：“孩子，若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，今天，媽哪还能見到你們呐！”母子高兴得哭起来。老人諄諄囑咐着两个兒子：“知道今天的幸福，不能忘記过去的痛苦，是万恶的旧社会逼得咱們母子分离，全家七零八散，如今我們过上幸福生活，可不能忘本啊！好好工作，好好劳动，要对得起党和毛主席！”



陆大娘越活越年輕了。她不但是是一位教育子女有方的好媽媽，使孩子們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而且还热心于社会工作，总是为集体事业朝朝暮暮地忙碌着。从一九五二年以来，她一直在街道担任居民組长和治安保卫委員，是一位模范的街道干部。

苦尽甜来

——长岭县东六号公社社员刘老太太的家史

長 宣

刘老太太出生在怀德县乡下的一个贫农家庭。姊妹五个，她是老大。全家七口人都指着父亲给地主扛活过日子。父亲拚死拚活地干，也养活不起他们，只好在十七岁的时候，就给她找了婆家。“出门子”那天，母亲含着眼泪拉住她的手说：“什么陪送也没有，只好把咱家这一口破柜送给你啦！”

这口破柜抬到婆家，又成为婆家唯一的柜子。丈夫刘殿功从小就给地主扛活，几辈子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再加上他们婚后连生了四个孩子，日子就越发过不上溜了。一九二四年腊月，全家人把扛活挣来的一点粮食吃光了，再也揭不开锅了。怎么办呢？向别人借吧，穷人家没有；有钱人家，不用说去借粮，十冬腊月，连他们的大门都进不去呀！两口子眼巴巴地瞅着要饭吃的孩子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到六年前逃荒到长岭县固鲁生屯的娘家兄弟家去求借。谁知兄弟家的吃粮也不够，靠兄弟俩打柴卖钱

过活，哪能有多余的粮食借给她呢？但是，兄弟又觉得自己的亲姐姐不能不管，就对姐夫说：“你们到我这儿来吧。先一起吃住，往后再慢慢想办法吧。”他向东邻西舍借了两头驴和一輛小破車，讓姐夫赶了回去。不久，刘殿功便赶着小破車，拉着一家人，还有那口破柜，冒着数九寒天的风雪，扑奔长岭来了。当时，她抱着两个不到一周岁的孩子（孿生兄妹），挨冷受冻，受尽了折磨。

娘家兄弟李金海家，生活也很困难，他们不能在那久住。因此，来到固鲁生之后，刘殿功就到处托人找活。有个外号叫“姚打蛋”的地主雇用了他。并且，答应租给他一間房子，还預支几个买粮錢，夫妻俩的心这才最后落了个底。哪知道，地主“姚打蛋”十分狠毒，他抓住刘家住了他的房子，借了他的錢这两桩事，狠狠地榨刘殿功的油。早晨，讓他頂着星星出去刨粪，晚上太阳落了好久才許回家吃饭，拿他一个人頂一个半人使唤。刘殿功起五更爬半夜，一天到晚不能舒一口气。可是，“姚打蛋”还总嫌他干不出活来，見着他就双手叉腰地罵，还威胁他说：“借我的錢，住我的房，就是干不出活来，我饒不了你！”她看見丈夫一天天消瘦下来，心里非常难过。有一天，她对丈夫

說：“聽說咱二哥（刘殿胜）由老家搬到王喀巴店吃勞金去了，不如到那兒去一趟，找個好活干。”丈夫同意了。就在第二天躲着“姚打蛋”，偷偷地離開了固魯生。

“姚打蛋”聽說刘殿功離開了固魯生，大发雷霆，逼着她馬上倒房子、還錢。一股腦兒把刘家的東西都給扔了出去，把她一家老小趕出門外，孩子們一個個吓得嗚嗚直哭。一家老小，無處存身，又只好回到娘家，盼望丈夫快回來接他們。誰知刘殿功到那兒也沒找着好活，咳聲嘆氣地回來了。無可奈何，只好求人說合，給本屯地主張功家做了月工。在張家干活，一樣是沒有好氣受。這以後，刘殿功又一連換了好幾個地方扛活，但是越扛担子越重，越扛日子越窮。

一九二八年冬天，長嶺鎮“普利”公司把好地都賣出去了，剩下一些沒人要的黃土崗子和跑風坨子要往外租。夫妻倆核計：雖然租子很重，可總是自己種啊，多出些力就興許能多剩一些，總比給地主扛活挨打受罵強。恰好，二哥喪妻，在王喀巴店過不下去了，也帶着雙目失明的父親和三個兒子狂奔固魯生來啦。這回，全家共有四個勞動力，還有幾個半拉子，可以薅草、間苗、打短工，於是他們就張羅起來。先

从“普利”公司肖經理那兒租了三十畝地，借了五石馬料，又以“一斗到秋还一斗半”的利，从地主那里抬了六斗种子，还想法除了一匹瞎馬。就这样，又当起佃戶来啦。他們高兴地盘算着：好好干它一場，翻翻身，往后再不給地主扛活受气。

这年，全家大小都出动了，起早貪黑地干，希望秋后落个好收成。哪知道，这三十畝黄土崗子土质薄，再加上粪不足，畜力弱，又赶上个灾年，地里的高粱不抽穗，谷子弯不下头，小豆綠豆全都旱死了。到秋后，肖經理一看事情不妙，早早就把“外柜”派来坐鎮催租，打一場，量一場，打下的粮食秸棵都交上了，还没够租子。狠毒貪婪的肖經理，又逼着把他們的瞎馬牵去才算了事。一家人辛辛苦苦劳累了一年，不但一粒粮食沒得到，还拉下了一大堆飢荒。关了場院門就沒有下鍋米，全家人痛哭一場。只好又硬着头皮，跟地主抬了四斗粮，一家人对付着过了冬。

一个灾难还没有过去，更大的灾难又来临了。屯里有个地主叫石显庭，他的“大舅子”到屯里来“擲骰子”，被刘老太太的外甥（为人有点缺心眼，外号叫韓大虎）赢了。石显庭的“大舅子”一怒，就把韓大虎打一頓。正巧，刘老太太的二侄从旁路过，見此事

心中不平，就上去幫助韓大虎。那家伙一看打不過兩個人，轉身就跑回了石显庭的家門。不一會，就見石显庭走出門來，惡狠狠看了幾眼，沒說話，返身就回去了。第二天，石显庭就出來哇哇叫喊，說是窖里的白菜丟了，一口咬定，說是韓大虎和刘殿勝父子偷去了。當天就跑到長嶺縣衙門去誣告他們。衙門派來幾個差役，把刘殿勝和韓大虎都抓了去。這天大的冤枉，氣壞了刘殿功。他急急忙忙去找石显庭講理，石显庭却蠻不講理。氣的刘殿功和他火火暴暴地吵了一頓。哪知道，這下子惹出了更大的亂子。當晚，陰險的石显庭，叫他的大哥偷偷地把自己家場院的一小垛秫秸點着了火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又到縣城里告狀，硬說刘殿功要放火烧它的房子。刘殿功和他的犬侄又被幾個如狼似虎的衙門差役抓進了監牢。刘殿功氣急了，在公堂上和石显庭講理。可是，在舊社會里，衙門和地主是一個鼻孔出氣的，哪有窮人說理的地方呢？刘殿功不僅沒有申冤，反而慘遭毒打。他在監獄里被折磨了七個月，却始終咬着牙根沒承認。最後，衙門到底還是以放火烧邻的罪名，判了他三年徒刑，罰款一百六十元。

刘殿功被誣告判罪的消息傳到家，全家人抱頭痛



哭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刚强的刘老太太就想找个地方去申冤告状。可是，到哪里去申冤，到哪里去告状呢？邻居们也劝阻说：“老石家有錢有勢，咱們斗不过呀！”全家人只好忍气吞声，把一切冤屈都嚥到肚子里。不久，双目失明的公公，因为这股急火，得重病死了。

她用娘家陪送的那口破柜，发送了公公。这回，她完全失去了依靠，为了养活孩子，她只好领着孩子们走南屯串北庄，沿街乞讨，勉强地混个活命。但是，她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含冤在狱的丈夫。她决心要为丈夫起訴申冤。穷哥们见她决心很大，也就尽力相帮，七拼八凑，凑了三元钱，求人家给写了一份“呈子”邮到上级衙门。这时，刘殿功经过了两年多监狱生活的折磨，已经变成了“二成眼”，继续留在监狱里，也不能为统治者“效劳”出力了。再加上上级衙门的官吏，有意宣扬自己的“廉洁公正”，就把刘殿功释放了。

刘殿功虽然被释放，却带着“二成眼”摸回了家门。从此，再也没人雇他扛活种地了，他只好给姓常的、姓邱的地主做饭，后来又给姓肖的地主打更。干这些活挣钱更少。好在孩子们渐渐大了，大儿子刘万春开始给地主老常家扛活了，几个姑娘也能做些短工，拣拣柴禾等。老两口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，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家庭生活。可是，灾难又残酷地落在下一代人的身上。

一九三一年，万恶的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之后，人民的生活就更难过了，抓劳工，要“奉仕”，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。东北解放的前两年，刘老太太的大儿

子刘万春被村公所抓去当劳工，活活地被打死在旱河工地上。噩耗传来，全家人痛哭流涕。刘殿功又悲又愤地走了一百多里，到工地去打听实在消息。可是，谁也不肯讲出事情的真象来，他只看见儿子生前最喜欢的那付裹腿，扎在劳工小队长的腿上。刘殿功回到家里，又气，又伤心，接着就害了一场严重的眼病，两只眼睛就这样瞎了。

大儿子死后不久，三闺女的后腰又生了一块恶疮，流脓淌水，越烂越深。但是，家里没有一分钱，买不起一付药，老两口只好眼睁睁地瞅着姑娘活活地折腾死了。

刘老太太夫妻俩，受气挨累大半辈子，到头来却弄得家破人亡。一家人，死的死，瞎的瞎，生活更加艰难。老两口时常坐在一起哭；也日日夜夜地苦思苦想，日本鬼子、汉奸地主给穷人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，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呀！

解放了，中国共产党来了。穷人翻身了，受苦人的腰板直起来了。土改那年，刘老太太家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开始了幸福的新生活。土改的第二年，十五岁的刘德祥参加了工作，到县文化馆当学员。临走的时候，老太太嘱咐儿子说：“不要忘了，咱穷人的好日子

是党給的。你到那里要好好学习，不断进步，将来好好地为党工作。”德祥的进步，也給老太太很大的鼓舞。成立初級社的时候，兒子来信說：“媽，牽着咱那两头驢，套上那輛小車，入社吧。”建立高級社时，兒子又来信說：“媽，拉着咱那两头牛，入社吧。”老太太一样一样地照办了。在劳动中，老太太也处处起模范作用。夏鋤生产大忙的季节，她和妇女們一起薅草、間苗，秋天，她和社員一起拔麦子、割地，样样活拉不下。成立人民公社之后，她的劳动热情更高了。在队里搞副业，編席子，喂小鷄，积肥攢粪，啥都干。社員們都称她是生产队里的“老劳模”。最近，又推选她当了貧农小組的委員。刘德祥，也在党的培养下，在老



太太的鼓励下，不断地成长起来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今年，老太太已经六十六岁了，每当她谈起这段由苦到甜的家史时，常常掉下眼泪来。她说：“新旧社会真是两个天地，这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咱穷人的福哇！”

(喻精那 插图)

一个妇女的经历

——辽源市缸窰街张玉琴的今昔

张玉琴，今年三十八岁。在这短短的三十八年中，她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社会，过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生活。

张玉琴出生在河南省濮阳县胡材乡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。当时，全家有八口人，爹给地主边大肚子扛活，大哥给另一个地主扛活，娘领着三个姐姐给地主纺线、做零工，二哥和她那时年龄还小。全家老小拚死拚活的干，一年到头仍然过着衣不蔽体，食不饱腹的穷困生活。大姐仅仅十五岁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。十四岁的二姐也远离亲人，出走外乡。三姐被地主逼着当了小老婆。过门之后，整天挨打受气，被逼无路，只好寻了短见。哪曾想，没吊死就被地主大老婆看见了，骂三姐败坏了她家“门风”，活活给打死了。玉琴的大哥，为了让全家人活命，替人家去当兵，一走就音信皆无，生死不知。就这样，一家人逃的逃、死的死，被逼得七零八散，只剩下爹、娘、二哥和她

四口。

被 逼 做 妾

四口人的生活照样不好过，只好飢一頓、飽一頓的勉强打发日子。这时，玉琴已經十六岁了。誰知，一灾刚过，一祸又来。有一天，边大肚子来到了她家，对玉琴爹說：“我有个內弟叫刘环，家里有錢有势，今年才四十六岁。他想討一个小老婆，我看你老閨女滿臉福相，过了門一定会享福。”玉琴爹不敢輕易得罪边大肚子，就繞着弯說：“这哪能行！刘环兒子都十七、八了，岁数也不般配呀！”边大肚子說：“岁数大点怕什么，享福就行唄！你們核計核計吧。不过，……我姓边的可不是好惹的。”說罢，一陣冷笑。玉琴娘一听，肺都要气炸了，心想，“我大姑娘在受气，二姑娘被逼走了，三姑娘被活活給折磨死了，現在又在我老姑娘的身上打算盘，不行！就是要飯吃，也不把玉琴嫁給刘环。”

因为沒答应这門“亲事”，玉琴爹就被边大肚子赶了出来，也不用玉琴母女給他紡綫了。家里沒有吃的，玉琴就只好跟着媽媽出去討飯。可是，那几年，河南受灾，人們把树皮、草根都吃光了，要飯能好要嗎？有一天，她們娘俩走了几十里地，也沒要到一个飯粒，

餓得走不動道，只好爬着回家。半路上經過一家財主的門口，又被惡狗攆了好遠。回到家里，娘倆抱頭痛哭起來。

轉過年，玉琴爹好不容易找到了扛活的地方，一家姓張的地主雇用了他。可是，邊大肚子又從中說了不少壞話，只干了三個月就被辭退了。他白白地干了三個月，一粒糧食也沒得到。家里的生活無法維持，四口人眼看活不下去了。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邊大肚子又到她家來了。一進門就說：“老張頭子，還是活命要緊哪！把閨女送到老劉家，可能換來三斗谷子啊！我再給你說兩句好話，也許還能雇你扛活。心眼可不能太死呀！”玉琴爹讓玉琴先出去一下，玉琴就站在門外偷聽。只听她爹問她娘，到底該怎麼辦？她娘一句話也沒說。這時，又聽見已經餓得起不來炕的二哥迷迷糊糊地喊：“娘，我要吃……我餓啊……”玉琴爹兩眼浸滿了淚水，看着二兒子，這是張家唯一的一條根了。老半天，他抬起頭對邊大肚子說：“我……答應……了！”他顫抖的聲音未落，玉琴就哭叫着跑進屋來，抱住媽媽就放聲哭起來。娘說：“玉琴子，不是你爹娘心狠，你看看你二哥這個樣子，你看看咱這家……”她沒有把話說完就已泣不成聲了。邊大肚子趕忙說：“老張



头，就这么的了，明天我套車送人。”說完，手一甩就走了。門外發出一陣奸笑。

第二天，玉琴哭哭啼啼地離開爹娘，進了劉家門。她剛一下車，劉環的大老婆就把一塊粗白布扔給她，

說：“把它縫個圍裙，下廚房洗碗吧。”這天，玉琴一直忙到晚，也沒和送她的爹爹見一面。有一個伙計告訴她：“劉環根本沒拿三斗谷子，只給你爹裝了二斗半谷糠，就攆你爹快走。你爹說走不動，他們就讓你爹在馬棚里過夜。”玉琴听了，心里万分难过。她在厩房里拿了五个高高头，借上茅房的机会，跑进了馬棚，看見她爹躺在一堆乱草上，头枕着那条装糠的口袋，

正在流泪，他一見姑娘来了，就赶紧爬起来，颤抖地抓住玉琴的手，滿眼热泪，一句話也說不出来。玉琴把窩头塞給他，“爹，你餓了，快吃吧。”玉琴爹两手捧着窩头，沒有吃。他叹息着說：“孩子，爹对不起你呀！……你快回屋去吧，別叫他們看見。”玉琴說：“爹，你先歇着吧，晚上我再来看你……”泪水把她的声音淹沒了。

晚上，刘环喝得酩酊大醉，逼着玉琴和他成亲。玉琴死也不从，他就用“文明棍”打，玉琴的身上被打得紫一块青一块的。……夜深了，刘环象死猪一样睡过去了。玉琴就偷偷地起来，溜进了馬棚。連叫了几声爹，不見回声。她伸手一摸，糠口袋也沒了。她想，“怎么，爹走了？为啥沒告訴我一声呢？”又想，“我就不能逃出这个火坑嗎？”她走出馬棚，看看四下无人，就朝大門走去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沒能把大門推开。一回身，看見牆根有棵榆树，說不上哪兒来的力量，她覺得沒費劲就爬上了树，窜上了牆头。眼睛一閉，就跳下了院牆。她顧不得疼痛，一骨碌，爬起来就跑。一口气，摸黑跑了五十多里，回到自己家。進門，就一头扎在娘的怀里，哭着，恳求着說：“娘，我不进刘家門！”娘紧紧地抱着她，什么也沒說。正在这时候，刘环的弟弟和边大肚子一脚把門踢开，指着玉琴娘的鼻子，

气势汹汹地说：“你这个老婆子，想拿姑娘拐我们，骗我们吗？”说着，就把玉琴从她娘的怀里往外拖。玉琴想，“再进刘家门，不知死活，就是不死，也是活受罪，倒不如死了好。”想到这，她猛一使劲，挣脱他们，撒腿就跑。边大肚子他们紧跟着追出来。玉琴看到墙根有口井，就一头扎进井里去了。等她醒过来一看，知道是被老刘家抓回来啦，就想，“这下子算完了。”刘环的大老婆见她醒来就妖里妖气地训斥刘环：“整这么个臭娘们，闹得鸡犬不安，你快给我弄走，要么就把她卖掉。”刘环奸笑着对玉琴说：“你不是能跑吗？明天我就把你带到‘天边’去！”

“自卖自身”

第二天，刘环就带着玉琴走了。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，刘环就对她说：“到‘天边’了，快下车吧！”玉琴下车一打听，才知道她已经出了山海关，来到东北的西安县城（现辽源市）了。刘环把她带到市郊，住在“真神庙”的大地主王洪斌（刘环的舅舅）家。在这里，刘环对张玉琴更加虐待，有一次，她把玉琴骗到一座荒山上，用棍子打了个半死。等玉琴甦醒过来时，伸手一摸，头上、身上全是血。她一口气跑到山下村公

所，想找个說理的地方。她刚到屋，刘环也大搖大摆地跟进来。他錢大势大，村公所的人跟他一个鼻孔出气。因此，不仅沒有給玉琴申冤，反而把她申斥了一頓。玉琴一气之下，害了一場重病，险些丧命。刘环見她这个样子，也就更急于要把她卖掉了。

有一天，刘环領来了三个人，說是沈阳的“老客”。他对玉琴說：“我把你卖給他們啦，快跟他們走吧！”玉琴一听自己被卖了，大吃一惊。又一看，这三个人怪里怪气，就說什么也不答应。她想要跑，被刘环一把揪住，那三个人也七手八脚地圍上来。正在这时候，王洪斌进来了。他問清了事由，就对刘环說：“我孀子把她买下啦！”这样，玉琴才沒有被拉走，但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，不知道他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原来，王洪斌家的邻居們，平时，看玉琴挨打受罵，怪可怜的，常常偷着給她送些剩干粮什么的。听說刘环要往“窑子”里卖她，就更为她担心。后来，有人想出个办法，就去找王洪斌的三孀子說：“三太太，刘环要卖老婆，我看你就把她給张廷选买了吧。将来，生个一男半女送給你，也省得断了你家后代‘香烟’。”这个老太太一辈子沒有兒子。她有个娘家兄弟叫张廷选，是个穷厨師。听这么一說，她觉得也在理，就叫

王洪斌去跟刘环說这件事。

第二天，刘环就把玉琴領到大河套。玉琴刚走进河套，就看見那里站着一个人三十来岁的人，穿着一身破衣裳。刘环掏出一张文約，讓他在上面划了押。玉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一看这样子也猜到了八九分。这时候，刘环又轉身向她走过来，还是拿着那张紙，恶狠狠地說：“来！你也給我按上。”“按这个干啥？”“干啥？哼，你把自己卖了三千七百块，这是你的卖身文书。快給我按！”玉琴犹豫中，又仔細地端詳了来者，見他老实厚道，又是穷人，就想，“他不会給我气受的。过日子上遭点罪，到哪还不是一样呢！”她把心一橫，也就划了押。那人就把三千七百块現鈔，交給了刘环。刘环接过現鈔，数了又数，数完了就統統地揣进自己的腰包，轉身就走，一边走，一边說：“张廷选，回去你对她可要狠着点呀！”

就这样，刘环用二斗半谷糠，換来了三千七百块錢的現鈔！然而，文书上的字据，却明明写的是：张玉琴“自卖自身”！这是什么世道啊！

流 浪 乞 討

张廷选住在渭津小街。誰家有紅白喜事，他去給

做飯做菜，掙上几个錢糊口。可是，一年到头，能有多少紅白喜事呢？一沒事，就得呆在家里。玉琴到他家来，也只能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。但总算不挨打、挨罵了。过了一年多，日本鬼子倒台了。哪曾想又来了“刮民党”，他們到处搶东西、打人，弄得雞犬不安，人們无法生活。一九四六年夏，渭津又鬧开了传染病。天灾人祸，夺去了許多人的生命。

有一天，老张給別人做飯回来，一进门就吐，不大一会就起不来炕了。他有气无力地对玉琴說：“玉琴哪……我怕不行啦……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可別去找我姐姐，人家是財主，娶你的时候花人家的錢还没还上呢……”話音未落，只听房門“哐”地一声，闖进来四五个国民党兵，他們一个个端着刺刀，声色俱厉地喊：“快扔出去！这是传染病！”玉琴含着泪，央求道：“老总，你看他都病成这个样子啦，我可把他弄到哪去呀！”“出西門，弄牛家沟去！”玉琴沒有办法，只好搀着老张，躲出去。刚一出門，那几个人又回来催命了，吆喝他們快走。他們躲到离家四五里路的一个荒山上。山上只有一个用苞米秸夾的小棚子，玉琴弄了点草，就讓老张在里面躺下。玉琴含着泪問老张：“你想吃点什么？”“雞蛋……”老张有气无力地回答。玉

琴一口气跑了四五里路，和邻居要了两个鸡蛋，做好了端到山上，鑽进小棚子，抱起老张就喂。可是，老张一口也不往下嚥。問話，也不吱声。原来他已經死了。玉琴趴在老张身上哭的死去活来。

老张死后，张玉琴只身孤影，无法謀生。她只好背起那条又破又烂的“麻花”被，到处流浪，沿街乞討。晚上，就在山沟、破庙里过夜。

有一天，她要飯又进了西安城。要了一天，啥也沒要到。她觉得渾身无力，就在一座桥边坐下来。不知怎么的，爹娘、哥哥、姐姐、张廷选的影子，一下子都出现在她的眼前；边大肚子、刘环、“老客”这些人的阴险嘴脸，也历历在目。她伤心地哭了，越哭越伤心，簡直成了个泪人。这时候，一位老人打桥上經過，見她哭得可怜，就問：“什么事？哭得这么伤心。”玉琴說了她的身世。老人听了，也流下了眼泪。他对玉琴說：“我叫张兴桐，是医院的‘大师傅’（炊事員）。你到我家来吧，我想法給你找个男人，一起过日子吧！”說完，就把玉琴領回家去了。

当天晚上，张兴桐就把医院里的一个勤杂工人領回家来。这人叫刘春山，二十四五岁，体格好。老张头对玉琴說：“他也是关里人。人品好，能干活，就是穷点。

我看你就跟他过吧。”

刘春山說：“她沒亲沒故，又不知从哪里来的，說不定是个騙子呢！我不要。”

玉琴說：“你留下我吧！不信，你就好好品一品，我要是騙子，你就把我撵出来！”

这时候，医院里来了不少人。有个姓黄的大夫，問清了玉琴的出身之后，就劝刘春山把她收下，并且和老张头一起，給玉琴做了保人，刘春山才算收了她。

刘春山家里更穷，缺吃少穿。玉琴整天給別人拉磨，換点苞米皮子对付着吃。有时候，刘春山从食堂給她带回两个硬飯团子，她就就着盐粒吃。

在旧社会里，张玉琴就这样苦挣苦度，但是，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。

翻身做主

一九四七年六月，解放軍赶走了“刮民党”，解放了西安城。

张玉琴也从此获得了新生。

解放軍进城那天，“遭殃軍”在医院周圍埋上了不少地雷。許多好的藥品也被埋了起来。医院的許多人

都跑了。张玉琴没有跑，她想，“我这么穷，跑个啥，不就是一个死吗！”可是，她不但没有死，而且很快地看清楚了解放军是自己的亲人。她帮助部队挖出了地雷，挖出了药；队伍上的同志，帮她往家里抬煤，又帮她修炕，还帮助她寻找她的亲人……。她觉得，这个队伍太好了。她又从一位连长那儿知道了，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队伍，专为穷人打天下。玉琴更是打心眼儿往外乐，她心想：“这下子可盼出个头来啦！”

一九五三年，缸窖街居民选她当街道治保主任。大伙让她讲几句话。可她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半晌她才说：“刀把子在咱们手里，一定要把它攥得紧紧的，不让反革命分子钻空子。如今咱们当家做主人了。主人，就得有个主人的样子。”

从这以后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玉琴就经常一个人走出家门，警惕地监视着阶级敌人的活动。每逢年节，玉琴都接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给她送礼，可是，她不是原封退回，就是转交派出所。阶级敌人一看，从物质上不能软化她，就企图下毒手，暗害她。有一天深夜，玉琴听见屋外有动静，就穿上衣服，走出房门，想要看个明白。她刚出门，就从黑影里窜出了两个人，一个人把她拦腰摔倒，另一个人就掐住她的脖子。

子。玉琴想喊，喊不出声，就使出全身的力气和他們搏打。等她女兒听到撕打的声音，喊醒邻居之后，那两个人才慌张地逃跑了。

玉琴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血順着鼻孔、耳朵往外流。事后有人說：“还干这玩艺呀？命差点都搭上，可捞个啥呢？”她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捞个啥？刀把子！”她又說：“看来，这治保主任我非当不可。我要真的不干，这正对他們的心思，他們才乐呢！那咱們就是被他們吓倒了，就是草包！”一九六三年三月，她家的玻璃窗又被坏人打碎，当时她正在窗前，险些被石头击中。但是，她毫无惧色，也不因此而灰心泄气，仍旧坦然地、积极地为大家工作。

一九五八年，我国国民經济出現了全面跃进的新局面。张玉琴也把自己置身于大跃进的洪流中，先后担任过街道上办的制药厂厂长、被服厂厂长、編織厂厂长、小車队长和居民委员会主任等……。在工作中，她总是以身作則，忘我劳动，从不計較个人得失；在生活上，她处处为別人打算，关心群众的疾苦，把群众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还重要。因此，她几次被評为先进工作者。一九六〇年，出席了省妇女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。并且还出席过全国公安、监察、司

法先进工作者大会，见到了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。一九五九年党的生日这一天，张玉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她的丈夫刘春山也在同年入党，现在是太信矿一井值班段长。

“主人，就得有个主人的样子！”的确不假，张玉琴用自己的行动表明，她不愧为新中国的主人。

骨 肉 重 逢

一九五九年秋天，张玉琴到北京开会还没有回来，刘春山接到一封来自河南省濮阳县胡村乡的信。拆开一看，来信者自称是玉琴的母亲。心想，“这就奇怪了，她不是说什么人也沒了嗎？”可是，又一想，“旧社会被逼得妻离子散，新社会又重新团聚的人不是很多嗎？”又仔細地看了看信，这地址、家庭情况又都和玉琴說的一样。

玉琴回家之后，刘春山把这件事告訴了她。她也半信半疑，拿起信就跑到市公安局去問。公安局的同志讓她去找龙山管理区党委的张同志，张同志告訴她：“我有一次公出去河南，路过濮阳，順便打听一下你家。可巧，打听到了你家，我就給你媽媽留个紙条，写下了你的通訊地址。”“啊?!我娘他們真的还活着?”



說着，眼淚已經奪眶而出了。

同年十月，玉琴娘和二
哥到東北來看她。這天，她
正在和同志們一起開會，龍
山管理區黨委張同志告訴玉
琴：“剛才聽說，你娘和二
哥來啦，快回去吧！走，咱們
一道去！”她們到家一看，

炕里坐着一位老太太，炕沿上坐着一位中年男人，兩人的穿着都很整齊。老太太一看走進來兩位中年婦女，就熱情地招呼她們坐下。張同志說：“大娘，那一回到瀋陽，就是我給你留的那張紙條。”又指着玉琴說：“這位就是你的老閨女。”玉琴一頭扎在娘的懷里，哭着說：“娘，你不認識你的閨女啦！”老太太哭了，屋里的人都哭了。

晚上，母女二人各敘離情。玉琴這才知道，自從家鄉解放以後，家里的日子就一天天好起來了，親人們也都有了消息。大哥在武漢的一家工廠里工作；大姐回到了家鄉，和一個貧農結了婚，現在已經兒女成羣，她是人民公社社員；二哥也是人民公社社員；二

姐出走以后，經歷了不少波折，后来，参加了八路军，还参加了解放战争。現在，二姐已經轉业，在桂林市商业局工作。只有爹爹，在她离家那年，就因貧病交加而死去了。至于边大肚子、刘环这些坏蛋，早就被翻了身的农民斗倒了。

玉琴把自己的遭遇告訴了娘。老太太含着泪說：

“孩子，娘沒曾想你還活着哇！自那年你被刘环帶走之后，我就日日夜夜為你擔心，整天在家里哭着念叨。后来，听說刘环回来，我就去找你。刘环說：‘穷鬼，沒福分，死到关外了。尸首沒法帶，我把她的骨灰帶回来啦！’說完，就把一个装骨灰的木匣子扔給我。我哭天嚎地，把这个匣子埋起来。每逢年节，我就去哭你一場。真是做梦也沒想到咱娘俩还能見面哪！”

真的！旧社会逼得他們生离死別，新社会使他們骨肉重逢。这都全仗共产党。张玉琴和她的一家人，都表示要牢记階級苦，不忘血泪仇，永远跟着党走。

(本社參照中共辽源市委、辽源礦务局党委編写的三史材料改写)